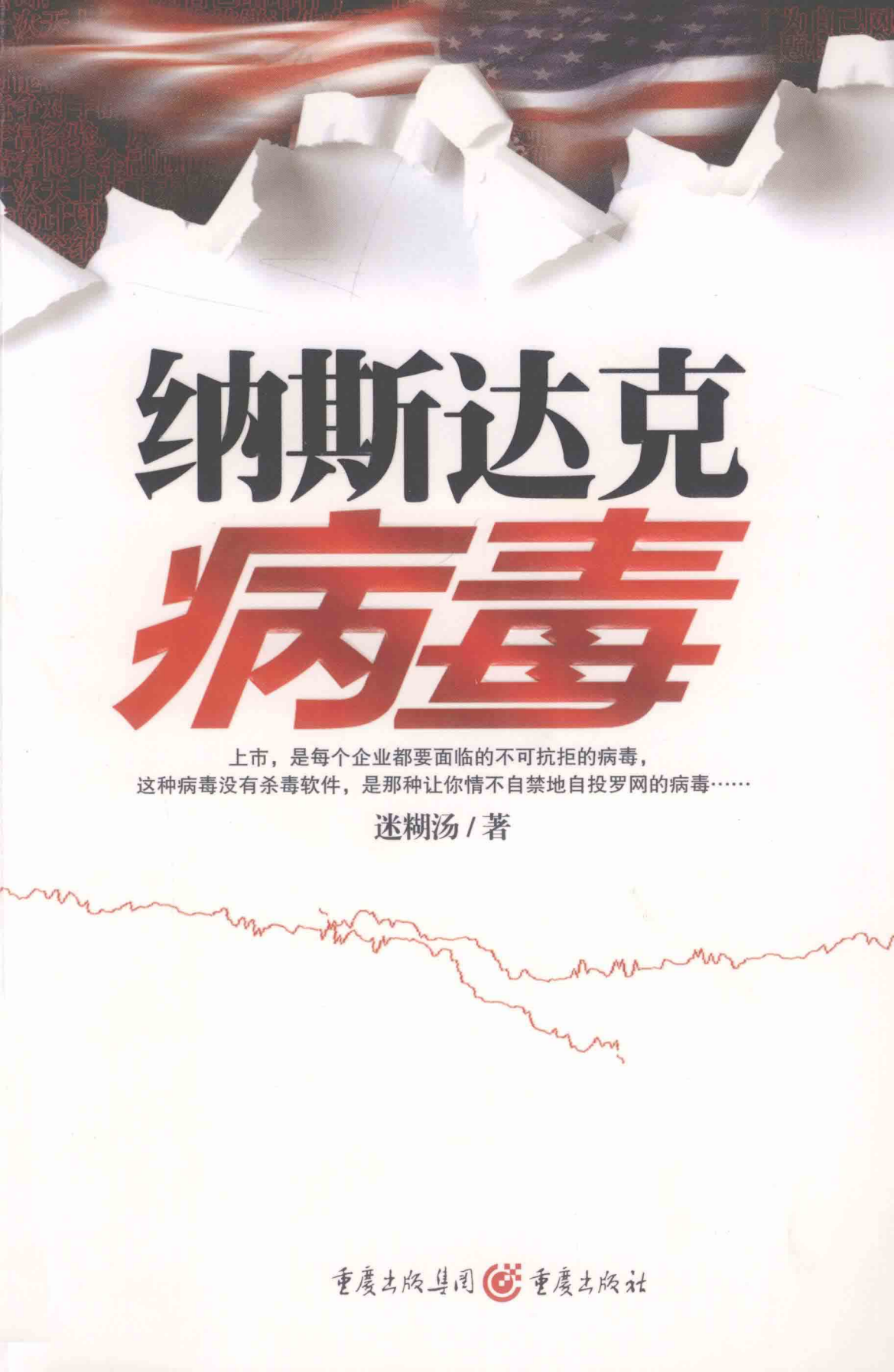




纳斯达克 病毒

上市，是每个企业都要面临的不可抗拒的病毒，
这种病毒没有杀毒软件，是那种让你情不自禁地自投罗网的病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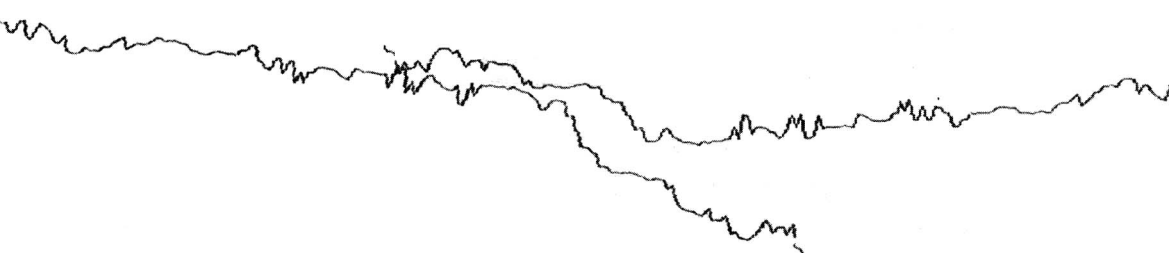
迷糊汤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纳斯达克 病毒

上市，是每个企业都要面临的不可抗拒的病毒，
这种病毒没有杀毒软件，是那种让你情不自禁地自投罗网的病毒……

迷糊汤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斯达克病毒 / 迷糊汤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29-03751-2

I. ①纳… II. ①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5074 号

纳斯达克病毒

NASIDAKE BINGDU

迷糊汤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郭晓飞

特约策划: 马 宁 杨 东 周 滨

责任编辑: 陶志宏 曾 玉

装帧设计: 柏拉图



重庆出版集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新世界文慧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制版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1020mm 1 / 16 印张: 19 字数: 30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751-2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引子:不是八卦 / 001
- 一、送上门的一个亿 / 003
- 二、不差钱 / 016
- 三、看不出来的公子哥 / 026
- 四、朱克礼的戏 / 036
- 五、人的软肋 / 047
- 六、爱情来了 / 058
- 七、七彩的女孩 / 070
- 八、女人的市场 / 083
- 九、商业间谍 / 094
- 十、疯狂的互联网 / 105
- 十一、挡不住的爱情 / 116
- 十二、不是最后的晚餐 / 128
- 十三、感觉到的犹大 / 139
- 十四、资本的红地毯 / 150
- 十五、资本链 / 161
- 十六、互联网的倒春寒 / 173
- 十七、金融圈的公子哥 / 184
- 十八、链断了 / 194

十九、资本与爱的博弈 / 204
二十、看不见的圈套 / 216
二十一、金融圈太太们的禅 / 228
二十二、看不见的女人力量 / 240
二十三、资本的力量与浪漫的婚礼 / 251
二十四、一个女人引发的商业悬案 / 264
二十五、山雨欲来 / 275
二十六、纳斯达克告诉我们什么 / 287
画蛇添足 / 299

引子:不是八卦

2004年8月19日,北京不过是个普通的天气,晴间多云,降水概率10%,风向北转南,风力二三级,最高气温31℃。

2004年8月19日,星期四,美元走软和油价冲高使得黄金成为投资者的选择,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金价创下一个月来最高位,但收盘未能守住每盎司410美元的高点。

同样是在这一天,全国普降大雨,青海甘肃浙江四川等地出现50毫米大雨,宁夏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对流天气,宁夏彭阳县出现冰雹,冰雹直径最大约6厘米。雹灾涉及全县5乡28个行政村131个村民小组,15592户74821人,共60790多亩作物受灾,绝产15340多亩,17850间房屋受损,水毁农田1280亩,道路5条80多公里。

2004年8月19日,毛宁说,请媒体和我商量。

.....

2004年8月19日,Google在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价85美元。

在这个普通的日子,很多人的记忆都停留在这个叫做Google的名字上,那时它还没有中文名字,还是个洋孩子,可在中国互联网人的眼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榜样。就在同一天,中国在纳斯达克筹备上市的老板们都收到了一封神秘的电子邮件,邮件的名称是:纳斯达克,你的上市通过了。图案是一个孩子般的笑脸,挥舞着美国的国旗,让人忍俊不禁地笑,笑过之后就想打开,打开了,电脑迅速花屏,一连串字符在眼前快速晃动,紧接着就是一阵疯狂地笑,再接着整个电脑都震动起来,电脑上打下几个英文和中文的字

符：“快去死吧，你受骗了。”

这个诅咒就如魔鬼一般，第二天，北京的新闻就有了某某互联网公司老板跳楼的消息，纳斯达克病毒疯狂传播，接着这个消息席卷了全国，接着互联网公司开始热闹了。

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中国互联网自从 2004 年 8 月 19 日开始，似乎找到了旗帜，也似乎找到方向，一个个有着高智商的人开始奔跑，他们没日没夜地编码，没日没夜地计算着数字，没日没夜地讲着故事，互联网的春天经过 2000 年之后的寒冬，春天真的来了。

即使在互联网的寒冬，在金融圈里还是流行着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模仿了赵本山的小品，说：把一头大象装进冰箱分几步？三步，第一打开冰箱，第二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把冰箱门关上。金融圈的故事是这样的，去纳斯达克上市分几步？

答：分三步。

第一步，准备好一百万美金。

第二步，把一百万美金交给乔博思。

第三步，等着数钱吧。

一、送上门的一个亿

乔博思把玩着手里的雪茄,他开始吸雪茄已经很长时间了,左手中指已经熏黄,挥舞着手的时候就带着一股浓重的雪茄味道,他的女人们都说好闻,还放在鼻下嗅。

当他看到 Google 这条新闻的时候,激动了,他有感觉,这个在金融圈里混了快十年的男人已经丢弃了红塔山和三五,三十五岁的年纪让他告别了青涩,也告别了冲动,他现在甚至连笑都吝啬,他的手伸出去就有钱进来,他的嘴一张开,就能让钞票说话,这不得不让他感谢自己的青春,感谢自己的刻苦,感谢他的女人。

他死死盯着 Google 的股价曲线,他的眼神就如看着女人,一个身材姣好的女人,一颦一笑都引人的女人,丰满身上的曲线可以吸引全世界男人的目光,该凸起绝对不能陷下去,该平整绝对不能凸上来,有着绝对的黄金比例,有着绝对的无限诱惑。

他的心思绝对不是仅仅在一只股票上,可一只股票带动的岂止是它的本身?他眼睛看着曲线,脑子早就把中国互联网搜索了一遍,他的脑子就如 Google 的引擎,把每个角落都搜一遍,才心满意足地从曲线上撤回眼神,狠命地吸了一口雪茄,才拿起电话。

接他电话的人是女人,是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如果说梁斯琪不美,见过的男人绝对不答应,可如果说梁斯琪是绝代佳人,见过的男人只能笑。梁斯琪是什么样的女人,每个男人都有每个男人的说法,最中肯的就是她是你见了还想见,跟她说话永远不麻烦的女人。

梁斯琪从来不张扬自己的容貌,可见过她的人还是说她的容貌,清素淡

雅却带着雍容的华贵，而华贵中却从不拒人千里，她不胖，可身体的曲线却让男人流连忘返，她毫不在意自己的曲线被男人浏览，她见男人的时候，就如青梅竹马的玩伴儿，爽快得有些肆无忌惮，却又带着不留痕迹的娇羞，这种看不见的自然还不是吸引乔博思的，吸引乔博思的是梁斯琪的谈吐和见识。

谁都搞不清乔博思和梁斯琪的关系，都是大龄青年，都是未婚，都在金融圈里。一个做投行，一个做法律顾问，乔博思的投行其实是中介，他的钱都是别人的，可真的投行却就认他，在金融圈乔博思就是钱，找到乔博思就找到了纳斯达克的门。而梁斯琪的律师事务所是中國大陸在纳斯达克认可的几个事务所之一，这样说起来两个人也算是搭档。

梁斯琪见着乔博思就上前拥抱，不是紧紧的那种，而是礼仪性的，乔博思的手在梁斯琪的腰上只是轻轻一揽，脸颊也是微微一挨，梁斯琪就主动找个合适的位置坐下。

“说吧，又有什么大动作？”

乔博思微微一笑，他的笑只有此时才是最迷人的，这种迷人一般都带着迷人的事情，他这种笑很少给别人，给梁斯琪的最多。梁斯琪不问了，就等着听，他们已经是老搭档，早就心心相通，看着他的笑，梁斯琪知道又要开始忙了。

“Google 上市了，很快就升到了一百，这不能不说是个信号，这对于中国互联网是一剂强心剂，这针强心剂不是救命，而是焕发青春，1999 年的春天如果说是互联网的早春，今天可就是发情了。”

“Google 上市就是猫叫春，它的上市就是明天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榜样，互联网的时代此时才算踏上舞台了。”

梁斯琪不用问怎么办，她知道乔博思有了想法，她只要在他的想法上插上翅膀就行。梁斯琪一直认为早就是给乔博思插上翅膀的人，她手里的律师事务所只是一个工具，她的翅膀是资本，她认识的资本大鳄比乔博思还多，乔博思用她手里的关系比自己还多。

乔博思没有说想法，他淡淡地说：“我们等。”

“守株待兔？”

“互联网已经沉寂两三年了，也该掀起点风浪了。”

乔博思递给梁斯琪一杯红酒，梁斯琪笑着说：“这种法国的 Pontet Canet 1996 年的酒都舍得喝，博思，你是不是已经胸有成竹了？”

乔博思看看远处的灯火，他轻轻摇晃着酒杯，说：“能跳支舞吗？”

乔博思的想法早就有了，他在互联网最寒冷的时节，悄悄地埋下了种子，他在金融圈这么久，能从小喽啰到今天呼风唤雨，除了他的专业之外就是眼光，在新浪、网易和搜狐把互联网都网尽的时候，他看好了金融，他要做的恰恰是自己最擅长的。金融类网站已经很多，成气候的就是那几个，叫得上名的也就是和讯和金融街，他没有用钱买，而是自己投资做了个不能再小的网站，名字虽然很大，可名气很小，“金柜”，这个名字反映了乔博思的野心，此时，他的野心已经不是那个只有几个人，百十平米的办公室，而是纳斯达克。

这一点，梁斯琪还不是很清楚，她的眼里只有年收入在亿元以上的，她的眼睛只盯着一亿至十几亿的，这样的公司，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新兴产业，都是 IPO 的主要对象，她也不看好那些利润特别好的家族式企业，这样的企业就如乔博思说的那样，把现钞放在家里的炕头上比放在股市里更保险。乔博思的这个公司她也参股了，她还笑乔博思太认真，一切都按照上市公司的模式运作，没有收入，怎么折腾也无法股份制。

可乔博思心里却早就打好了主意，他在一年前就已经让一些关系单位走了单子，虽然没利润，可每次看着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他的眼睛都放光。

不仅如此，在金柜这个网站上，他下的最大工夫就是技术，互联网有句话，有技术才有一切，有技术才有资本青睐。乔博思这几年的收入大半花在公司技术上，他慢条斯理地经营着，就如熊在冬眠后慢慢苏醒，此时，他感觉四肢能动了，他已经能伸伸懒腰，好好看看春天的景致了。

他好久没有这样轻快的步子了，在电梯里逢人就笑，这种吝啬的微笑感染着每一个人，这个早上就有了阳光，他一脚刚踏进办公室，苏珊就叫住他。

“乔先生，谷帝公司的王华宇总裁正在会客室等您。”乔博思有些诧异，这个网络巨头的到来不能不让他吃惊，而且是来得如此的早，他有些激动，



不是乔博思没有历练，在互联网这个圈子里，提起谷帝大都还是举起大拇指的，这个仅次于两大搜索引擎巨头的公司在搜索上是尾随者，可在整个互联网行业，几大综合性网站的搜索服务都是它提供的。在乔博思的头脑里立刻闪出一系列数字，年收入、公司规模以及盈利状况。他稳了稳自己的情绪，假装看了看前台的鲜花，还打趣说：“这百合真水灵。”看看苏珊才要推门进去。

乔博思刚把手放在把手上，脑子里立刻就闪出另一个信息，谷帝早就在纳斯达克标了号，准备上市已经很久，在美国证监会登记的时间是一年前，投行、财务公司和法律顾问都是国际一流的，这样的公司怎么会找到自己？

他脑子里转了几个来回也没有想明白，他没有时间再想，把脚步放轻快些，把笑容准备充分些，走进会客室。

“乔总，见到你可是不容易。”王华宇站起来伸出手，乔博思赶紧握上去，哈哈笑着说：“王老板，您能登我这座小庙，真是蓬荜生辉。”

这样的客套在商场很常见，可在乔博思和王华宇两个很有个性的男人面前戛然而止，瞬间就进入了流水式的针锋相对中。

乔博思在金融圈很火不假，可大多都是中小企业，像谷帝这样的大公司他不是没有涉猎过，但大都是配角，即使有这样的公司在找战略投资人的时候也会找乔博思，可大都是二三线人物，财务总监或者副总这样的角色，也都是少几千万美金的单子，说白了就是锦上添花，让上市或者在金融操作过程中多一些筹码，可今天是谷帝公司的创始人，大股东王华宇，这不能不让乔博思在匆忙的客套中寻找着说话的先机。

他知道像王华宇这种人，连采访都不愿意，更不要说主动找一个投行的中介，乔博思的博美金融顾问公司一没钱二没权，有的关系恐怕也是谷帝已经有的，像一年几十个亿流水的谷帝，这样的公司可以说每天都要接见很多，已经是上市前对待老鼠一样对待这些小的财务公司或者其他类型的顾问公司，可今天他的笑让乔博思感觉到纳闷。

“是梁小姐让我来找你的。”

又是梁斯琪，乔博思感觉心里有底儿了，可又埋怨梁斯琪为什么不和中介沟通一下？

“斯琪呀，她好吗？”

“她很好,不过她说这个问题只有找你才能解决。”王华宇毫不避讳自己有问题需要解决,乔博思却小心谨慎地说:“王老板还有我能解决的问题?”

王华宇笑了笑,门开了,苏珊微笑着走进来,她端着两杯竹叶青茶,放在两个人的身边,又把手里的一沓子资料递给乔博思,小声说:“这是谷帝的资料。”

乔博思满意地看了看她,闻着还有油墨味道的资料,他已经对苏珊有了启用的决心。

他随意地翻了翻,一眼就看见第一页的几个粗黑字体文字:谷帝公司和承销商的议价一直悬而未决。他笑了,他恨不得立刻就抱过苏珊亲吻一下。他把茶递给王华宇,说:“王总,您是上帝,上帝是我的衣食父母,说吧。”

“两个事情,一个是请你帮我找个战略投资人,第二个是请你帮我找个承销商。”王华宇的开门见山让乔博思还是有些诧异,一是诧异这两件事,这两件事谷帝早就有了,美国的洪高公司和荷兰的雅治公司都是国际大公司,自己再找也不会超过他们。二是这种一介绍就来,来了就说,说的又是这样的大事情,乔博思知道这样的大事情一定要董事会通过,甚至要知会大股东,要有决议才能做的,而做这些决议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是办不到的,难道谷帝这一个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乔博思没有立刻回答王华宇,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多大规模,多长时间。”他的问题没有问号,他的回答只有八个字,比王华宇的问题字数还少。

“战略投资一个亿美金,时间在今年年底。承销商也是如此。”王华宇的回答让乔博思并不吃惊,小单子的事情他不会亲自出马,小事情更不会让这个叱咤北京的王华宇亲自来自己的办公室,还不到九点就来了。他此时才忽然想起苏珊,她虽然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可今天来得是不是太早了?

“王老板,能容我考虑一下吗?”

王华宇微微一笑,说:“乔总,我做事情侃快,也知道掂量,我知道这个数字不是勉强你,应该是正合你的胃口。至于顾问费,一千万怎么样?”

他随手拿出一份合约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告辞。



送走了王华宇,乔博思没有时间思考苏珊的早,他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桑拿。这是他早就养成的毛病,说是一个毛病,其实是一个习惯,只要有单子,他都要去,雷打不动地去。他认为人只有在炽热的环境里才能清空各种杂念,这种清空是彻底的,让每个细胞都清洗一次。

他现在的细胞里都是那一个亿,还有一千万,他在金融圈是很火,不仅是上市顾问这一块,还有对冲基金,当每一个公司即将上市的时候,或者刚刚上市的时候,他就会利用瞬间的价差把对冲基金请进来,让上市公司很快就把股价摸高,这是一个双赢的投资,上市公司需要曲线,对冲基金需要业绩,而乔博思恰恰就是中间人,这种贷杠的方式让乔博思得心应手,也正是这个中间人才使乔博思在资本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更加凸显。

对冲基金大都是投行的,而投行另一块的业务恰恰是IPO,IPO之前恰恰是风投,这看起来很复杂,其实是一个有机的链条,乔博思把每一个环节都看透,他的手在每一个链条的环节处润滑着,他说他不是铁环儿,也不是环与环之间的链,他要做的是润滑剂。

梁斯琪笑他说:“可你的脸总是严肃的,润滑剂应该是笑面虎。”

乔博思说:“在没人的时候数钱才能笑,在大众的眼睛里数钱一定要严肃,要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还要告诉大家,这钱不是自己的才行。”

他恨不得立刻就躺进滚烫的水池里,等他真的躺进滚烫的水池里的时候,他发现眼前站着一个俏丽的女人。

“你真会享受,还不到十点,你却已经在洗澡,你也真的敢花钱,少数的几个桑拿就让你每年花几十万专门给自己弄个独享的。”

梁斯琪还是站着,她说话的时候不看他,他赤着身体,梁斯琪却只是三点。这样的氛围对于乔博思和梁斯琪来说已经司空见惯,这样的情景对于乔博思这个生龙活虎的男人来说并不香艳。他还是微闭着眼睛,让身体在滚烫的水里尽情地舒展开。

梁斯琪从来不和乔博思共浴,却经常和他一起蒸,在温度高达80摄氏度的木屋里,乔博思裹着身体的白毛巾都滴着水珠儿,梁斯琪的汗也聚拢到一起,顺着光滑细腻的肌肤往下流。

梁斯琪的身体和脸比就是矛盾,这是乔博思对梁斯琪的说法。梁斯琪的

脸不是绝色，却耐看，耐看却不让人有诱惑的感觉，是看了就想找各种方法聊天的触动。而梁斯琪的身体却恰恰相反，她的身体有着黄金的比例，她有着傲人的胸和丰圆的臀，还有着纤细的腰，只是纤细的腰都被职业装或者长裙遮掩了，遮不住的就是胸和臀。即使看不见纤细的腰，这两件女人的东西都是让人犯罪的，是那种看了一眼就不能看第二眼，看了第二眼就会产生各种想法的，不是聊天，而是冲动，冲动得想犯罪。

木屋的温度已经是 90 摄氏度，乔博思的每个毛孔都浸出了汗珠儿，一颗颗像珍珠大小，他的呼吸已经有些急促，他还是不停地往石头上浇水，一股股热气升腾着，他没有看一眼梁斯琪，即使看了，也就如看不见。

他每次走进这个木屋的时候，脑子就空了，在滚烫的水里他就开始预热，到了木屋他已经开始清洗思想。他要他的脑子里没有欲望，什么欲望都没有的时候想事情才能没有偏见，没有那种被欲望遮住的清醒。

他几次在梁斯琪微笑的时候都有压抑不住的冲动，冲动得他只想把眼前的女人狠狠地抱在怀里蹂躏，那个时候他脑子里只有一个词：强奸。他要蒙着她的脸，他不要看见她的脸，看着她的脸，他的心思就暴露了，他再简化程序也无法完成强奸的任务，可每次他都看着蓝天或者绿树之类的东西压制住了。

他和她的关系绝对不能有肉体的接触，他和她只能有着这种暧昧，即使在精神上早就躺在一个被窝里，早就进入对方的身体，甚至每一个细胞，甚至已经触摸到心里，但肉体上要保证绝对的干净。

只有这种干净才能让这种合作有着默契和清醒。默契是为了共同利益的必然组合，清醒是如果多了私心杂念还有说不清的肉体掺杂，一切的默契都要大打折扣。

这样损失的就不仅是爱情，还有被爱情取代的金钱。

这都是乔博思在越蒸越湿的木屋出来之后想的。

从第一次合作就让乔博思和梁斯琪暧昧了，那是一种身心的吸引。那种暧昧让两个人相视一眼就好像拥吻一样，从那个时候，乔博思就已经在梁斯琪的身上找到了女人的标准。有梁斯琪这样聪颖的女人一辈子就知足了，善解人意，笑颜如花又不媚俗，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不用交流就可以找到共同



的语言,这对男人的精神世界简直就是天堂。而找梁斯琪这样的女人做老婆也满足了,骄傲的身材足够让所有的男人满意,黄金比例的曲线足够满足男人的一切,可做爱,可把玩,可生子,可相夫……

可夫妻店里就少了公正,多了醋意,男人和女人只要有了肉体关系,精神世界就不纯粹了,每次都可以用肉体替代思考,用性替代磋商,生意也就成了看不见的交换。

再说,乔博思只是对梁斯琪的精神和肉体有着满足感,他对她的爱情一直是暧昧的,暧昧得成为金融圈的经典故事。

乔博思的蒸汗已经到了极限,他的眼睛已经红了,他的头脑里只剩下如何抵御炎热,抵御 90 摄氏度的环境。他的汗珠儿已经成串,顺着胸膛流下来,在毛巾处汇集之后,像屋檐雨水一般由珠儿变成线,打在脚下的木板上。

他大喊一声,忽地站起来,毛巾也顺着重力的方向下垂着,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身边的女人,用力地伸着胳膊,然后才提起毛巾走出去,根本就不顾一边红着脸的梁斯琪。

人们说这样的男人不能要,这样的男人太自我,说白点就是自私,他眼里的女人都不会放在心上的,梁斯琪听了只是一笑,她并不是胸有成竹,也不是自信自己的魅力,只是感觉眼前的男人还有选择吗?除了自己,他还能看上别人?

乔博思穿着整齐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在桑拿房里他熬了几个小时,脸上还渗着毛孔绽出的红点,他西装领带一丝不苟,看着比自己还整齐的梁斯琪,他笑了。

谁也想不到眼前的女人会穿着三点在男人的澡堂子里,更是想不到此时的她刚洗完澡就坐在咖啡馆里开始谈事情。

乔博思说:“斯琪,这次王华宇的意思是什么?”

“我之所以没有给你通气就是想让你不受我的意见左右看看他的意思。”

“我感觉有猫腻。”

梁斯琪笑着,笑得很浅。

“这样的单子会找到我?”

“你不要忘了你的那个金融圈故事，就是大象装冰箱的那个。”

乔博思说：“那只是个故事，其实像王华宇这样的老板不是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可笑之处。在金融圈，没有谁是教主，只有偶然的胜利。”

“可你的胜率高，你的朋友多。”

“你更应该知道，在金融圈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那我们呢？”梁斯琪幽幽地看着他。

乔博思笑了，那张脸上的笑足够迷人，乔博思的迷人不是貌，他的外貌除了结实的身体之外只有高挺的鼻梁能纳入帅哥的零部件，他的笑迷人之处在于内容。他的奋斗背景和留洋的经历都是迷人的，这一点也是梁斯琪认为只有自己才相配的主要原因，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硕士生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硕士可谓旗鼓相当，她一直认为他和她只是性别差异，在长时间的搭档之后，她已经把性别差异渐渐地夸大，她要的就是这种差别。

乔博思更是如此，他没有回答梁斯琪的问题，继续说着谷帝公司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还找战略投资人和承销商，那谷帝公司一定是出了问题，可谷帝公司出问题为什么没有新闻？

“这正是我怀疑他有猫腻的地方，按说他已经做好了所有 IPO 的准备，不会这么短时间又有什么幺蛾子？”

乔博思摇摇头，他已经看了王华宇的所有资料，他知道王华宇的个性，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可这种事情发生了，就发生在自己的眼前，还要自己去办，难道只是因为自己的名气？

乔博思没有得意，此时最怕的就是得意忘形，他要的是镇静，梁斯琪反而笑了，说：“博思，我们怕什么？一不是我们的钱，二我们不见钱不动手。”

乔博思笑着说：“如果真的给了钱，而一个亿已经见了动静的时候出了问题怎么办？”

“那也没有损失。”梁斯琪忽然慵懒地靠在椅子上，她有些累了，她在乔博思思考的时候就喜欢这种姿势，半躺着，脸只是对着他，身子也对着他，自己却什么都不想。

“可一个亿美金的关系就损失了。”

梁斯琪一听忽然坐起来，这种损失太巨大，几乎就要葬送自己的所有关



系网,以后谁还听你的故事,谁还有信心让你拿着他的钱去做事?

按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让你找钱肯定缺钱,钱到了却不要岂不是傻子?但对于王华宇的谷帝来说,却恰恰不是这种情况,如果退回五年前,你要说给谷帝找钱,王华宇会给你磕几个,可是今天,王华宇不差钱,而差的是好钱。

在投行的眼睛里,钱都是一样的,是钞票,只有多与少的概念,而在上市公司的眼里,钱也有好坏,而且这种好坏直接关系到公司的发展,开始融资的时候,是钱就行,即使沾着大粪的味道闻起来也是香的,可到了快上市的时候,钱就要问出处了。自古英雄不问出处,钱却不然,尤其是今天的纳斯达克,钱从哪里来很关键,不仅关系到发行价,更关系到上市之后的价格走向,反应在曲线上,这钱的好坏无疑是女人的乳房,不看脸,这好的钱可能比脸更让投资者动心。

两个人都静静地看着对方,可都知道谁都没有看着对方,对方只是自己的方向,他们看的是钱。

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脑子都是空明之后的清醒,都在各自的世界里清算着孰重孰轻,终于还是乔博思先说话了。

“斯琪,你觉得值得一赌吗?”

“一千万的顾问费,加上佣金四百万美金,确实值得一赌。”

“从数字上看是这样的,但从影响上来说,如果博美公司参与了谷帝上市就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其影响力远远超过这几百万美金。”

“确实如此。”

他们说话没有太多的语气和感慨词语,平淡如水的语言说着让很多人都激动不已的数字,他们没有笑,也没有遗憾,更多的是一次次对数字和影响上的探讨,就如毫无表情的数学家在说哥德巴赫猜想。

不过他们很快就把这些看起来很枯燥,其实是世间最诱惑的事情谈完了。乔博思决定接下王华宇的这个单子不仅没有挥舞一下手臂,甚至连电视里常演的掐烟动作都没有,淡淡的一句“好了”,这个事情就定了,接下来就是谈资金的问题,梁斯琪淡淡地笑着说:“就找日本的樱木银行,我相信凭着我们的关系,一亿美金应该没问题。”